



苏联妈妈

张 琼

內 容 提 要

“苏联媽媽”是一个短篇小说，叙述一个名叫馬蓮花的女孩子，在沈陽解放前夕，全家被蔣匪軍殺害，她从槍林彈雨中負伤逃到旅大，中途昏倒，被一位苏联女專家救起，收养为自己的女兒。馬蓮花在这位苏联媽媽的撫养和教育之下，成長为一个具有文化、具有技術的共產黨員。

这个故事生动地反映了苏联人民的高貴品質，和他們对我國建設無私的援助和深厚的友誼。

苏 联 媽 媽

張 琬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Q94 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書号 Q180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 1/8 字數 20,000

1958年11月第1版

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5,000 定价 (6) 0.11 元

蘇 聯 媽 媽

張 琰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1947 年的冬天。

在一个狂風暴雨的傍晚，我在污泥道上歪歪斜斜地走着。这是我从沈陽來到旅大地区的第一个下午。因为三天沒吃飯了，我实在再也無法支持，猛然腦子里一陣轟鳴，接着眼前一片昏暗，便倒了下來，以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等我醒過來的時候，只覺得嘴里甜滋滋的，睜眼一看是躺在一張鋼絲床上，身上換了金黃色的毛絨衣，下身蓋着一條鵝黃色的大毛巾；面前站着一位身材魁梧的女人，年約四十上下，圓圓的臉龐，高高的鼻尖，滿頭波浪式的金絲髮，乍一看把我驚住了。

“媽呀！”我放聲喊了起來。

她朝我微微地笑了，兩手輕輕地撫着我的肩膀說：

“不要怕！不要怕！”

這時，又來了一位比她稍高一點兒的男人，瘦臉頰，一雙灰色的眼睛里含着慈祥的微笑，手里擎着一杯白開水，走到我跟前。我口里正渴得很，嘴往杯邊一貼，不涼不熱真可口，一仰脖子咕咚咕咚一口氣喝完了。加上屋里暖烘烘的，不大會兒工夫身上就有了力氣，我一翻身坐了起來。他們一看我坐起來，急忙扶着我。只听那女人說：

“姑娘！姑娘！……”下面她說些什麼，我听不懂。等她把我攙到飯桌跟前，我才知道是讓我吃飯。桌子上擺了一大盤雪白的面包和五碟菜。三天沒吃飯啦！飢餓又在侵擾

我，多么香甜的飯啊！

“吃吧！姑娘。”

飢餓不容我再客气，我把雪白的面包拿到手里，恨不得一口把一个盤子都吞到肚子里。我一連吃完了兩碟菜和很多片面包，正在狼吞虎咽吃着的當兒，那個女人又送來一杯牛奶，說：

“再喝一點吧！”

這兩位陌生的外國人在我身旁坐下了。她連說帶比划地對我說，我也連猜帶想，領會了她的意思，原來是怕我吃多了脹壞啦。

這時，我的眼睛更亮了，神志也更清楚了。這一對外國人給了我父母般的溫暖，我心里的驚疑似乎有些消失了。這兩個人和藹的臉上，顯得更慈祥，更令人可親可敬了。就在這時，門吱地一下開了，走進一位又活潑又漂亮、年約十三四歲的女孩子，她的手里提着一個黑色提包，兩條金絲色的長髮辮在腦后結成兩個半圓的髮髻，雪白的圍巾，鮮紅的領巾，顯得真漂亮。她她到我身旁，親熱地拉起我的手。

就在這天晚上，我把自己的遭遇對着這些陌生的人講開了。看表情，顯然我的話句句都激動着他們慈祥的心。

是一個黑雲弥漫的夜里，天空下着牛毛细雨，那正是1947年，整个沈陽市处在鬼哭狼嚎，悲慘而恐怖的地獄里，街道上沒有一個行人，路燈也失去了光亮，远处还隱約可以听到嘎——嘎——的槍聲。家里已經有兩個多星期沒揭鍋

蓋了。就在这天夜里，一家人吃完了麻袋底里的最后一点兒又澀又臭的酒糟，爸爸把破碗向炕上一摔說：

“反正活人不能叫尿憋死！”他一面攙起奶奶，望了望媽媽和我，又說，“走吧！不走也擋不住餓死，不能在這兒等死。”

媽媽也沒說什麼。只有七十八歲的奶奶上氣不接下氣地說：

“你們爺們快逃命吧！不用管我啦，我已經是快死的人啦。”說完，一家人又哭成一堆。

剛离开大街，市郊的槍聲聽得更清楚了。爸爸背着奶奶，媽媽一手領着我，一手揪着奶奶的衣襟，我們一步一滑的从田地里悄悄地偷着往外跑。正走到一个土崗上，猛然傳來一陣叫喊：

“干嗎的？”接着便是啪啪啪一陣槍聲，只見爸爸和奶奶在槍聲中倒下了，媽和我連忙扑過去。就在这时，從我們身邊又跑過一些人，在緊張的脚步聲里，傳來了一陣呼喊聲：

“还不快跑？等着死啊！”子彈在身邊颼——颼——地亂穿過，奶奶這時已經不會說話了，爸爸捂着胸口，握緊着拳頭，用力喘了一口氣說：

“蓮花媽，快走吧！快領着女兒逃命吧。我……我不行啦！……”爸爸和奶奶死了，他們的鮮血染紅了地面。

媽媽緊緊地抱着爸爸，哭昏過去了。我当时也跟着大跳大哭，但又一轉念：“不對啊，要不快跑，也得死在這兒！真的死了，誰給爸爸報仇呀？”我使用力拖起媽媽，一口氣跑出半里多遠。這時，後面又傳來雜亂的脚步聲，緊接着又是一

陣槍聲。我又拖着媽媽繼續跑，只覺得左肩頭上忽的熱了一下。等我把媽媽拖到一個小土坡下，我無意中舉手一摸，肩上粘糊糊的，這時我才感到刺骨的劇痛，左胳膊再也抬不起來了。媽媽一看是叫子彈打穿了；抱着我哭得喘不過氣來，幸虧又遇到剛從我身邊跑過去的那一些人，一位老大爺急忙從腰帶上抽下一條破手巾，給我扎了起來。媽媽又哭又罵：

“這些野獸的國民黨，你們作惡吧，总有一天……”

我們母女兩人連跑帶爬，也不知走了有多遠。又過了幾天，媽媽在路上連驚帶餓，眼窩象酒盅似的陷進去了。媽媽只是抱着我邊哭邊走，我心里真是難過。

一天傍晚，歇在一個前不着村，後不靠店的荒野里。媽媽兩行眼淚挂在滿是皺紋的蒼黃的臉龐上，她傷心地說：

“蓮花呀，你自己逃命吧！媽……媽不行啦！”

我緊緊地握住媽媽的手，象萬把尖刀剮着心似的難受：

“媽媽，你不要這樣說；死，咱也死在一起。”

那知就在這天夜里，我和媽媽在道旁的小溝里坐了一宿，當天邊剛露出一點點魚肚色的時候，媽媽一陣劇烈的咳嗽，氣兒便越來越短促了，不到一袋煙的工夫，她用力睜着兩只大眼，勉強地吐出半句話：

“我的好孩子……蓮花……”接着，又是一陣咳嗽，最後腿一伸，牙關咬的挺緊，就再也不能說話了，這樣，媽媽就和我永別了……

我邊說邊哭，把全家受國民黨反動派迫害的情形簡單

地說了一下，当我仰起头來一看，坐在我面前的三个人，他們的眼里都閃着晶瑩的泪花，特別是坐在我身旁的这位苏联媽媽，眼圈都有些紅了。她伸手把我披着的上衣解开，又看了看我左肩头上正在化膿的伤口，嘆了一口气，又和她的爱人說了一陣話。从她的臉色來看，我猜想到是為我的伤口心疼。接着她對我說：

“不要伤心，姑娘！这里就是你的家。我家里只有我和我的爱人，还有一个女兒。我叫巴尼亞。”然后她指向那位男人說：“那是我的爱人，他叫布布諾夫。”然后，她再指着那位女孩子說：“那是我的女兒。”

“我叫妮娜。”那女孩子却自我介紹起來，向前走了一步，拉着我的手。她是那么的热情。

我从沒見過外國人，同时也從來沒有碰到过这么親熱的人，这使我想起在日本鬼子統治时期的情景，那时候即使坐電車都不許我們中國人靠近。誰要是靠近了他們，不是罵，就是动脚踢，簡直不把我们当作人看待。这时，巴尼亞从外屋拿來一条手巾，遞給我說：

“姑娘，擦臉吧。你今年多大啦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姓馬，叫馬蓮花，今年十五歲。”接着，我又說，“我願意在你家里干活，只管个吃就行，行嗎？”

“好吧！我們不用你干活，你願意在我家那很好，就算我們又多了个孩子！”布布諾夫和巴尼亞異口同声地說出了這句話。

这使我感动極了，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，不禁簌簌

地流下熱淚。

巴尼亞急忙安慰我說：

“從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孩子啦！不要難過，我們都是一家人。”

我乍一聽到是一家人四個字，心里不知怎麼是好。最後巴尼亞媽媽讓我和妮娜妹妹睡在一起。妮娜叫我姐姐，叫的那個親熱勁，真比親妹妹還親。這一宿，我翻來復去的睡不着，我真夢想不到會得到這樣好的爸爸、媽媽和妹妹。

二

在一個雨後的傍晚，吃過飯後，媽媽陪着我坐在門前的石階上閑談。深藍色的天空沒有一絲浮雲，興海附近的樹林，經過雨水的沖洗，呈現出一片蔥綠，空氣格外清新。媽媽帶着回憶的神情對我說：

“在一個月前的今天，我和你爸爸坐着馬車從空軍部隊里回來，老遠看見一個人躺在路旁的草叢里，我喊住馬車，走向前去把她扶起來，只見是一個披頭散髮、臉色蒼黃、氣息奄奄的女孩子。我們把她抬上馬車，載回家來，沒想到她今天已成了我自己的孩子了。”

我一听就知道媽媽在說我，我的眼邊又濕潤了。媽媽又愉快地說：

“真快呀，馬蓮花，一個月過去了，再住一個月，你的身體將更健壯，長得也會更漂亮了。”她關心地祝福我，又伸開胳膊把我抱在懷里，眼望着天空，嘿嘿地笑了。

時間过得真快。我來到巴尼亞媽媽家里已經三个月了。媽媽把我的名字馬蓮花，習慣地叫成“瑪麗娃”，而且叫的是那麼順口，那麼流利。有一天，正當吃晚飯的時候，我却還在貪玩，媽媽招呼我說：

“瑪麗娃，快來吃飯呀！”

布布諾夫爸爸坐在飯桌旁笑問道：

“你叫她什麼？”

“她的名字太難叫了，我看就叫她瑪麗娃吧。”媽媽得意的說。

爸爸和妹妹都同意的說：“那太好了。”

就這樣把我的名字改了。媽媽問我滿意嗎？我說：“這是重新做人，應該有個新名字。”

一天，巴尼亞媽媽又領我從蘇軍醫院回來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我听大夫說：“你的膀子完全好了，再也不用來了。”

我晃了晃膀子，搖了搖胳膊，果然覺得很自如。

“還痒不痒啦？痛不痛啦？”巴尼亞媽媽輕輕地撫摸着我的肩膀，一面親切地問。

“全好啦！媽媽。”

她听我說完，臉上現出無限的喜悅，望着我點頭微笑。我想：國民黨反动派用美國子彈打穿了我的膀子；今天蘇聯媽媽領我在蘇軍醫院治好了……。想到這里我的眼眶又濕潤了。

“悲伤苦愁，不如握緊拳頭。”對！我要永遠記住巴尼亞

媽媽這句話，今后好好學習，不再那樣傷感了。

又過了幾個月，我的俄語已經學的上路了，一般普通的會話差不多全能夠說了。這使我特別感激妮娜妹妹。她天天放學回來總是那麼熱心地教我，也使我能寫很多話。巴尼亞媽媽最近又從書店買來了“什麼是共產黨”、“劉胡蘭小傳”和很多蘇聯的彩色畫報，更使我開了眼界；加上媽媽每天回來教我學算術，不久體積、面積等都學完了，接着學習比例，使我原有的兩年文化水平也提高了。

巴尼亞媽媽上班了，我就一個人在家裡學習；學習完了，我就在家裡掃啊、洗啊，拾掇的干干淨淨。巴尼亞媽媽除了常常誇獎我的勞動，把家裡收拾得干干淨淨，也常十分關切我的健康，她說：

“瑪麗娃！你身體如果不好，應該好好休息。”

說實在的，干這點活我一下子就干完了。

明媚的初春，四野的草坪上象鋪了一層綠絨；早晨，暖煦煦的金色陽光射進屋裡來，一對活潑的小鳥兒在門前的小松樹下爭着食物。巴尼亞媽媽上工廠了；妮娜妹妹上學去了；布布諾夫爸爸在空軍部隊裡已有兩個多星期沒回家，只有我一個人坐在寬寬的窗台上，我厭着滿屋不常見的擺設，象在做夢；可做夢也沒做到我會有這樣好的媽媽啊！

傍晚的時候，太陽走近西山尖，象個大紅球，西山抹上了一層彩霞。就在這時，我的肚子突然一陣陣疼痛；等到妮娜妹妹從學校回來，我已經坐不住了，痛得冷汗直流，她馬上挂電話給媽媽。不一會，媽媽回來了，她把我摟在懷裡焦

急地問道：

“孩子，你怎麼啦？”她摸摸我的頭，又將臉貼着我的臉，她看到我痛得直不起腰來，也急出了一頭汗。於是立即掛電話給蘇軍醫院叫來了一輛小汽車，把我護送到醫院中，經過大夫一檢查，說是急性腹膜炎，很危險，必須立刻動手術。當巴尼亞媽媽告訴我要動手術時，可把我吓壞了。我想：好好的肚子要剖開，哪還有活命嗎！媽媽抱着我說：

“瑪麗娃，好孩子！你的病不動手術是不行了。”她看我哭得太厲害，她的眼眶里也閃着淚珠。

這時，一位年輕的戴着眼鏡的大夫前來催促說：

“時間不能再遲延了！”

“血呢？”巴尼亞媽媽緊張地問。

“現有的不夠，根據檢查來看，還缺五百西西。這裡有位護士的血型倒和她一樣，不過她的身體也不好，正在治療中。”頓了頓他又說：“她聽說救中國孩子，一定要輸；但是還不能夠……”

這時，我的肚子刀絞似的又把我痛昏過去了。在朦朧中我聽到巴尼亞媽媽說：

“她和我的血型既是一樣，那太好了！就用我的血。”

我聽人說過：“血就是人的生命，沒有血人就得死亡。”這不是拿人家的生命來救我嗎？只聽得，巴尼亞媽媽摸着滾熱的臉說：

“孩子，不要怕，大夫會把你救好的！”媽媽的淚珠和汗珠交流在鼻梁旁。

進了手術室，我就再也知道什麼了。等我甦醒過來時，見是躺在一間明淨的屋子里，我剛要抬起身來，巴尼亞媽媽和大夫輕輕地把我按住說：

“好了！好了！”

“醒過來了！”

巴尼亞媽媽和大夫欣喜地舒了一口氣，他倆灰藍色的眼球里，發出了喜悅的光芒。

“孩子，你好了！”

“媽媽，這多虧你救了我！”我淚如泉水一樣流到雪白的枕頭上。這時窗外的天色已經發白了，我才知道巴尼亞媽媽一宿沒有合眼。

我昏昏沉沉地躺了一天，晚上巴尼亞媽媽一下班又來了。她坐在我床边吻我，又撫摸我的頭。我一咳嗽，她就把手送到我的嘴邊；我動彈，她就輕輕地按着我問：

“瑪麗娃，你心里怎麼樣？”

“媽媽，我心里很好，只是頭腦有些昏迷。”

“孩子，過一兩天就好了。”巴尼亞媽媽笑着對我說。

這天晚上，我不知對媽媽說了多少次，讓她回去休息。可是她一宿又沒有走。我恨不能把媽媽送回去，怎奈我躺在床上不能動彈，我知道她是工廠的計劃技師，担负着重要的職務。可無論如何她也不離開我，直坐到東方發白。媽媽的灰色的眼球里，布滿了蜘蛛網般的血絲，我清楚的知道，媽媽已經兩天兩夜沒睡覺了。我想：就是親生的爹娘也不過是這樣啊！

巴尼亞媽媽親了我一下臉腮：

“瑪麗娃，我到工厂去了，晚上我再來看你。”說着就走了。

風雨不誤，巴尼亞媽媽每天一下班就來看我。我知道這是媽媽怕我寂寞，特來安慰我的。

在一个星期天，爸爸、媽媽和妹妹全來了，又給我帶來了咖啡糖、鳳梨……還有些中國的畫報。妮娜妹妹還把她的小火車、小飛機等玩具也帶來了。我在醫院里躺了十多天，沒有一點寂寞的感覺。這一場病如不是巴尼亞媽媽的挽救，我早就完了。

三

約莫過了半年的工夫，我比原來胖得很多了，體重一下子增加了十八斤，而且比从前長得更結實，一點病也沒有了。巴尼亞媽媽看我這樣健壯，經常歡喜地對爸爸說：

“看，俺瑪麗娃長大了。”

“也該叫她到工厂工作了。”不大愛說話的爸爸提出這樣的建議。他慈祥的臉上充滿笑容。

就在这天晚上，巴尼亞媽媽對我說：

“瑪麗娃，你願意到工厂去嗎？”

我一听這句話，可真把我高興得要跳起來。巴望進工厂不只一天了，我多么想干活呀！我看見蘇聯女同志和男人一樣為祖國建設，心里說不出的羨慕，所以，再也壓制不住激動而又興奮的心情：

“媽媽，我去！我早就想到工廠干活去了！”

“對！祖國正期待着你去建設它。”媽媽很愉快的對我說。

是在另一個靜靜的晚上，月牙兒象把梳子挂在天空。媽媽告訴我明天要領我到工廠里工作，我歡喜得一宿也沒睡好覺。我在猜想着工廠到底是什麼樣的？興奮得象過年的三十日晚上那樣盼天亮。好容易熬到窗上的玻璃發亮了，早飯也沒吃好，巴不得一步跨進工廠。

初秋的清晨，涼風徐徐地吹着衣襟，我跟着媽媽走了約半小時光景，到了一個大工廠。一進門就聽見轟隆轟隆的機器响声，工人們潮水似的往廠里走。巴尼亞媽媽把我領到一個望不見邊的大房子里，只見機器排着長長的隊列，男男女女的工友們，都在眼尖手快地擺弄着機器，機器呼呼在响。又見到空中懸挂着一間小房子，一個女同志坐在里面，一條又粗又長的大鐵繩子，吊着一個大機器在空中跑（吊車），把我看得眼花撩亂，即使再多兩只眼睛也忙不過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巴尼亞媽媽領我到一間房子里，給我介紹了一個年老的工人說：

“這是車間主任王長盛同志。”這老人好奇的看着我笑。媽媽指了指我說，“這就是我的姑娘瑪麗娃。”

我恭恭敬敬地給他行個九十度的鞠躬禮。從這天起，我成了這個車間的統計員。

新的生活在我眼前展開了，誰知困難也越來越多。起先我覺着識字不算少，可今天見到單子上的字，我就有不少認

不清。特別是打算盤，真愁煞人，乍一打，指頭不听使喚；記不住位，可真把我愁壞了。每天下班，別人都走了，我的統計任務總完不成。沒辦法，我就用算術加吧，一疊疊的工作票，哪允許這樣算呀！晚上帶回家干，還是完不成每天的工作任務。有一次，正趕上月末統計，這會兒把我真愁得哭了。巴尼亞媽媽看到這種情況，晚上回來教我打算盤，那知她用的算盤和我們的並不一樣，但總比筆算快得多了。可是光會加法也不行啊，減、乘、除也得會呀。這時和我在一起工作的王健同志，也看到我桌旁的紙簍里，碎紙總是滿滿的，覺察出我不會打算盤。他是一個願意幫助人的，對人挺熱心。我却有些不好意思去請教他，那知他竟單刀直入的來問我：

“瑪麗娃同志，干咱這行工作，不會打算盤可不行啊，指頭一時不動彈就不能工作。你願意的話，我來教你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我不知怎麼感謝你才好！”

“不要客氣，我們都是為了搞好工作。”

從這天起，王健同志在工作中和業餘時間都來教我打算盤。不到一個月的工夫，加、減、乘、除我全學會了。巴尼亞媽媽知道是王健同志教我的，她也幫我在星期天約王健同志到家里來教我。從此，我和王健同志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
關於統計業務上的知識，巴尼亞媽媽可是個內行，對每月的月計、月報和季報，她都經常的考問我，無論她怎麼忙，晚上回來得多么晚，她總要問問我的工作怎樣，有沒有什麼困難。有一次，我把月計表統計錯了，不想告訴她。這天，

媽媽回來的特別晚，我已經和妮娜妹妹躺下了。平時媽媽不輕易打攪我睡覺的，可是這天她却把我叫醒：

“瑪麗娃，今天的工作怎麼樣？”

我一時真叫她問楞了，隨口答道：“很好！”

“對工作負責的人，她是知道怎樣對待自己的錯誤的。”
媽媽說話的態度十分嚴肅。

我急忙爬起，坐在床上睜着她的面孔。

“你今天的月報統計做得對嗎？”

她這麼一說，我楞了一下。我想：這次搞錯了下次再仔細點就是了。沒等我說什麼，媽媽又說：

“你要知道，因為你一個人計算錯了，整個計劃科的人就忙了一晚上；實際的產量數和你的計算不符合，今天要報總經理部的月報就沒能送去。”

這時，我才知道我統計的單子是和她的工作有密切聯系的。

“不會應該問，弄明白了再干，才是國家真正的好干部。”

媽媽的態度更嚴肅了。我知道她是在說我。她天天回家來問我工作有什麼困難，我什麼也沒有講，我看她確實太辛苦了，晚上再回來教我學習，哪能抗得了啊！

“你以為這是我要求你太嚴嗎？”

“不——不是，媽媽，我看你太累了！”

“你這就錯啦，瑪麗娃！我是幫助你們建設祖國而來的，不是到中國來作客呀！就是再累點，只要能把你們培養成能